一树梧桐老

□合肥市第二中学　　汪　　亭

晨起，推开窗，一股凉意入窗袭来，不禁打了个寒战，紧了紧衣领袖口。

看见园子里，一排梧桐树上青黄相间的叶儿，簌簌地落得正欢；在微风中旖旎翩跹，飘满一地，如花黄。

梧桐喜温，属于南方树种，树体高大挺拔，树皮青绿平滑。由于为树木中的佼佼者，自古便有梧桐引凤之说，所以又被称作“凤凰木”。

《诗经·大雅》的《卷阿》里有一首诗写道：“凤凰鸣矣，于彼高冈。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。菶菶萋萋，雍雍喈喈。”可见梧桐高贵，有气势，而且祥瑞。

草木中，我极爱梧桐。故乡庭院的水井旁就有一棵梧桐树（查阅了一些草木资料，才知其实是泡桐树）。听父亲说，是他年少时栽种的。如今，树高已二十多米，有一人环抱之粗了。每年一到三月，桐花总会突如其来地结上枝头，铺天盖地。淡淡的紫色，串串缕缕的极多，好似密密匝匝的小喇叭，齐齐地向着春天呐喊。夏季的梧桐树，侧干粗壮，枝叶茂盛，是乘凉的好地方。午后或者夜晚，家人会搬一张凉床，悠闲惬意地坐在树下聊着农事，拉着家常。

秋冬的梧桐，虽没了春夏的葳蕤绚灿，却另有一番日薄夕暮的人生况味。

黄昏，穿走长长的街道，两排梧桐矗立挺直。日光浓艳，好像丝绸的瀑布泻过稀疏萧条的枝叶，流淌遍地，金黄黄的一片，望不到尽头。仿佛误入了一幅风景油画，自然恬静，意蕴幽美。款款漫步，随意间，深一脚浅一脚，踩着松软的梧桐叶，脚下“喀嚓，喀嚓……”的声响，一路轻吟浅唱，抚摸我的听觉。这声音，绵软细碎，像一曲经年的琵琶小调，轻缓地弹奏着时光静好，日月流长。

夜晚，倚灯闲读，窗外万籁沉静，唯有潇潇雨，一片片，一声声，滴打着梧桐枯叶，敲击着空寂的屋檐石阶。不觉怀想起儿时在故乡的庭院里，无忧无虑嬉戏玩耍的情景，拾梧叶，盖蚂蚁窝，捉蟋蟀，那般纯真可爱。恍惚一觉初醒，便已长大成人，定居他乡。

而今，在这如水的夜里，临窗听雨，望着萧瑟凄清的梧桐树，毫无遮掩地老去，心境恰似“一点芭蕉一点愁，三更归梦三更后”。

梧桐，梧桐，冬老春生，一岁一枯荣；待到来年三月天，枝繁叶茂，依旧笑春风。可烟火尘世的我们，只能行走在岁月的单行道上。人生不能轮回，需当一步一珍惜。

小时候卖镰把

□亳州市颜集中学　　屈广法

我常常想起小时候卖镰把的事。

如今，农村收麦都使用收割机了，极少有人在集市上卖镰刀、镰把了。

那时我约有11周岁，我们这儿收麦全部用镰刀。那年麦熟前，父亲就用家里一些树枝，做成了几十把镰把，然后拿到集市上卖。

由于父亲不是专业的木匠，做的镰把一是难看，二是不好用，加上木质差，所以他辛辛苦苦地卖了几个集，人都晒黑了，也没卖几把。父亲就灰心了。但他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大多在家放着，不甘心。一个晴朗的周日，我不上学，他就让我去集上卖。我不会骑自行车，就用塑料袋子背着一些镰把去集市上卖。当时具体背几把已记不清了。我家离集市八里地，走着去，天又热，挺累的。巧的是刚出庄不久，遇到一个村里的青年骑着自行车去赶集，我求他驮着我，但他将自行车骑得飞快，不愿驮我，我背着镰把气喘吁吁地撵他，也没撵上，就不撵了。

于是我就继续往集市上走。累了几身汗，终于到达了集市。集市上卖镰把的可真多，真好，我的镰把与别人的相比，真是太逊色了。但我仍在集市上找了个空地，将镰把从袋子里掏出来摆在了地上。一些赶集的人看见我年纪那么小卖镰把，都感到好笑。由于我家的镰把不好，别说有人买了，问的都少。尽管如此，我仍坚持着，等待买主。等了一大晌午，终于卖了一把镰把，卖了3毛钱。

直卖到赶集的人基本上都回家了，我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把剩余的镰把收起，重新装进塑料袋内。由于天气炎热，又在太阳下晒了一大晌午，我渴极了，我想用卖镰把的3毛钱买个冰棍吃，又不敢，恐怕母亲打骂我，因为母亲对钱管得一向很严。但实在渴得受不了，就冒着挨打骂的风险，将那3毛钱都买了冰棍。在我打算从集市上再次背着镰把回家时，我看见了我的一个远亲在集市上卖杏，他也打算回家，他骑着自行车。我就坐了他的自行车，直坐到他庄边才下来，他庄离俺庄两里地，我走着很快到家了。到家父母亲见我热的那个样子，也没因为我花掉了卖镰把的3毛钱而介意。

那次卖镰把，应该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去集市上卖东西。虽然苦点，却锻炼了我，使我受益匪浅。

稻田里飞出欢乐的歌

□汪厚明

盛夏，稻子熟了，这正值农人忙于收获的时节。

田野里机声隆隆，人欢雀跃，一片沸腾的景象，风声稻浪，欢声笑语，飞出了一曲欢乐的歌。当我的目光从田园掠过，齐刷刷颗粒饱满的稻穗，黄澄澄，在艳阳照射下，亮光闪闪，整个田野像漫天铺开了一层金黄色的地毯。那沉甸甸的谷穗，像羞涩的少女，腼腆地低着头，弯着腰，随风轻轻摇摆。也只有当清风拂来，稻田像大海泛起的波涛，发出海啸般汹涌的声音，淡淡的泥香夹着稻谷的清香扑面而来，沁人心脾，醉了空气，也醉了大地上风起云涌的无边金色波涛，那是我神情里的眺望，也是我心灵间翻卷着的乡情诗意。当我抬头仰望，蓝天下有几只白色的鸟儿，在稻穗上空飞来飞去，它们高声叫着，清脆的声音仿佛在呼喊：稻子熟了，大丰收啦！

田野里轰隆隆的声音响彻耳际，那是收割机像坦克似的在田间来回穿梭，把一棵棵黄澄澄的稻穗揽进怀抱，一会稻秆与颗粒就分离了，身后吐出稻秆像浪花飞溅，美丽、壮观。收割机开到哪里，哪里就是一片平地，收走了稻谷，留下的是稻茬。那些站在田埂上的老人，还有妇女、孩子，他们望着马不停蹄的收割机，看着从它陀螺一样的怀抱里脱粒下来的飞翔稻谷，他们脸上露出了丰收的喜悦，一时间，田野飘荡着那些老人和孩子们的笑声，这笑声里充满丰收的喜悦，它醇甜、清脆、爽朗，就像一首甜甜的歌，卷起了金色海浪里日暮乡关的人情风云，也勾起了往事如梦的生命守望。

这个时候，我就站在田头，望着往返穿梭的收割机，不由想起了我童年时打稻的情景。那时收割稻谷是最忙的抢收抢种季节，人们起早摸黑，用的是人海战术，男女老少全力以赴。割稻是妇女老幼的活，用的是传统工具镰刀，他们把稻子割倒后堆放在田间；而打稻却是健壮男人的事，用的是四方稻桶，稻桶形状像坦克，每个拐角有两个像耳朵一样的把柄，是拖移拉手。稻桶的底部，有两根方形木杆支撑稻桶，是拖移稻桶时起到牵引作用的东西，如果每向前拖移，它就会在地上留下两条沟渠一样的轨迹。这时，打稻有四人各站在一个拐角，其中有两个年轻人负责把稻子抱送给打稻人，接过稻子的人用力将稻穗敲打在稻桶板上，稻穗在力的作用下颗颗脱离下来。敲打时发出咚咚作响的声音，像交响曲回荡在田野的上空，一声声激情澎湃，一声声动听悦耳。

往事如烟，记忆里那种传统打稻的方式，虽然已成为历史，仍然让我感觉时光似水流年，那种场景，那种景致，那种让生命和心灵春潮激荡的乡间风情，是云蒸霞蔚的梦，是心驰神往的魂，是云舒云卷的情。如今，现代农业已经实现了机械化，播种机、收割机、拖拉机……大大提高了生产力，现代的农民再也不用人海战术了，那些起早摸黑忙于抢收抢种的场景已成历史，人们再也不愁因人手不足而耽误了农忙季节。

在路上，一位老爷爷带着孙儿驾驶着电瓶车，把一袋袋稻谷运在回家的路上。爷爷满面春风，把孙儿放在座位上的车把中间，一边开车，一边搂抱孙儿，嘴里还在哼着丰收的小曲。爷孙俩眉飞色舞，欢歌在村村通的大道上荡漾，那歌声像飘飞的彩练，在村村通道路的琴弦上，跳动着，弹奏着优美动听的旋律，撩拨起丰收季节的幸福欢歌。

我望着那些稻谷，被老爷爷运回家里，堆放在庭院的稻场上，堆成了一座座金字塔。推开铺晒时，空气中弥漫着稻谷的清香，温馨恬静的晚霞，把黄澄澄的稻谷映得红彤彤的，稻谷好像披上了一层纤细的红纱，闪耀着五彩缤纷的光芒，美丽了庭院，映红了老人和孩子的笑脸。他们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，享受着幸福而又美好的天伦亲情。

爷孙俩脸上的灿烂笑容，让我思绪万千，也让我感慨万端。是啊，多少生命在欢歌声中感悟着生命的情趣与活力，平平淡淡地生活，从从容容地坚守，幽幽暗暗地寻求，反反复复地渴望，也就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，金色的丰收喜悦绽放出生命奥妙的光芒，把握住这个世界，从不放弃，也不言弃，这是稻田止步的往事，也是心灵海洋的歌声。

傍晚，风儿也仿佛哼起了小曲儿，夹着稻谷散发出来的清香味道，拂过村庄，掠过小溪，绕过山岗也穿过云雾迷离的远方，天空流光溢彩，乡野里飞翔的笑声带来了好运时光，也带来眩晕一般的恬静生活。

挚爱亲情

□六安市解放路第二小学　　李　　伟

二弟比我小一岁，他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，那是个自然灾害频发和节约的年代。为了一家人的生存，为了养家糊口，在小弟出生过后，父母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刚满周岁的二弟给了别人家抱养，从此，二弟离开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和骨肉至亲。二弟的养父养母家境不是很好，养父是普通的工薪阶层，养母是家庭主妇，生活也只能勉强过得去，并不富有，但他们对待二弟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，使二弟能在温馨的环境下健康成长，重新找回了家的温暖和人间亲情。

一晃到了上小学的年龄，我和二弟同在一所学校读书。世上最珍贵的是人间亲情，由于二弟的养父养母文化不高，二弟的成绩不是很好，作为兄长的我，只想在生活和学习上多帮助他，多关照他。小学的五年时光里，虽然我和二弟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，但我对二弟倾注了一个兄长的责任和关爱，使二弟能在一个温馨和谐的环境下完成学业。

升入中学以后，我和二弟在不同的中学就读，平时很少有机会见面，但我时常留意他的消息。中学毕业后，二弟在家呆了几年，那个年代工作难找，能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很难，但二弟没有消沉，靠着勤勉和出色的能力，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几年。在国家提倡自谋职业的感召下，九十年代初，二弟租了门面，做起了服装生意，成了家。后来二弟的养父养母相继过世，但不管以后的生活多么艰难，都阻挡不了二弟追寻幸福生活的信念和向往。

经过严冬的人才能体会到太阳的温暖，被难熬的饥饿感折磨过的人才能品味出粗茶淡饭的香甜。父母的亲情付出，一生操劳，换来的是儿女们的前程。小弟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，在部队摸爬滚打了几年，现已成了家、立了业。小妹幼师学校毕业，被聘为幼儿教师，也组建了幸福的家庭。如今，操劳了一辈子的父母都从教师岗位上退了休，在家安度晚年。上世纪90年代末，二弟在商品批发市场拥有了自己的门面房，由于诚实守信，善待顾客，生意做得还好，前几年二弟又在市内购置了一套住房，130余平方米，装修过后的房屋，显得典雅气派。如今，二弟一家三口日子过得其乐融融。二弟的性格有些倔强，平时很少回到自己亲生父母的身边来，但为了血脉相连的亲情，每年春节，二弟都会捎带些礼物，回到家中看看自己亲生父母，在一起吃个团圆饭。几十年的亲情，风雨坎坷，使二弟变得坚强，成熟了一些，从懂事之日起他就身处在动荡窘迫的生活之中，由于过早地失去了父爱和母爱，更使他饱尝了人间的痛苦，小小年纪就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负。

人生旅程中，二弟所经过的挫折和磨难及吃过的苦要比我们兄妹多的多，但二弟靠的就是自尊、自立和一种自强不息的信念，为自己的幸福生活撑起了一片蓝天。人生中许多事情是自己改变不了的，只有生活充满感恩的人，才可体会到生活的幸福和快乐，作为兄长，我衷心地祝福二弟，家庭和睦，生活幸福。

夏日清荷　　□蚌埠市第三中学　　徐朝阳/摄